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此與蕭相毀之意畧同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十

東莞 陳建 著　西湖 高汝栻 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男燽鶴化 正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俞通淵進軍首克銀顏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鑼嶺二月克龍里四寨克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三月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嶺賊數多諸洞悉平通淵班師回京　上以通淵屢立戰功克纘父兄遺烈封越嶲侯賜券世襲○潁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爲田圃　上曰爾食祿數千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乎德慙而退○靖江

皇祖親親之仁至矣如靖江之不悛何顧有此子

王守謙卒

按守謙南昌王孫文正子也初文正有罪謫死桐城
上育守謙于宮中教訓甚篤既長俾之靖江而陰賊好險狎比小人肆爲淫虐 上未忍置于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復肆怨望作詩譏刺 上復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知稼穡艱難以保富貴經七年以其久歷艱苦復其爵鎮雲南肴殺如故軍民怨咨猶不忍置罪仍召還安置鳳陽益復橫恣強取牧馬暴掠一鄉乃召至京笞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長子贊儀頗好學能書世襲其職

升陝西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爲指揮僉事先是忠以管軍士缺伍削官令副千戶郭德代之忠乃詣 闕自陳
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 上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爲萬戶克滁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

並邊諸王得預兵事謝肅者緣此

封建昌叛酋

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間令忠雖坐罪律當死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爲本衛僉事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允炆褒謚曰懿文○上慮殘胡爲患命並邊諸王訓將練兵御奉天門早朝罷與皇長孫議及口占詔勑賜諸王內一欵云常歲訓將練兵驗視周迴封疆險易造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姦邪難以口舌惑聽命修撰許觀練子寧編修吳言信執筆聽命書之　上顧皇長孫曰汝諦閱之當使邊塵不動貽汝以安也○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叛詔都督聶緯總兵討之命其侯藍玉至則緯爲之副五月玉至罕東欲

縱兵深入其將佐多有言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溢不得已由龍石抵建昌使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焉能率兵至雙狼寨破之擒偽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寨拔之月魯帖木兒復遁去能復追轉戰而前破水關寨及上匾寨追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又敗之俘斬者無算官軍入德昌進至水西斬其把事七人其截路寨上酋長沙納的皆中流矢死能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栢興州于是玉親提兵至遣百戶毛海以計誘之并其子胖伯遂擒其衆遣送月魯帖

樂善不倦

孜孜爲民
於詢問疾
苦究察思
飢已溺心

木兒至京伏誅因於邛部築城置越巂衛鎮守之
選秀才張宗濟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
蓋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閒陳古今孝
弟忠信文學材藝日以爲常

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
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
可擾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言
雖淺可以喻深　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　上問民
間疾苦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皆以守
職在學于民事無知對　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詐也乃

誅心

陽明學孤不必知民事將謂守令遂不必知學校乎

經術以經世不知民情世務何取腐儒爲哉

歷指古人身在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舉伊尹、甯戚、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繇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並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縻廩祿、無補于時、宜寘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

醒貪簡要錄

姓善操冊者、令往來朝貢、
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利、約七日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十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為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北王怕尼芝、皆遣使朝貢、其俗以盈虛為晦朔、以草木為冬夏、人皆去髭黥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剽掠、既遣入學于國學、寖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頒醒貪簡要錄。○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

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冈典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王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

存心仁政

罕東西番叛寇

虜衛所，戢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典等進討，追至微

微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

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

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切諫，皆切時弊。

疏奏，上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疏意謂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使能修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又言連年遠征，祇為傳國寶之未得耳。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自戰國時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不旋踵而亡。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胡為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忽真正之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上嘉納之。

上自懿文太子薨，每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

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　上曰善廼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之
江夏侯周德興以帷簿不修伏誅○命馮勝王弼等往
山西大同等處籍民丁立軍衛開種屯田

高汝栻曰國家設立屯田可當天下賦稅十之三四以今事勢觀之常可行于腹裡衛所而極邊衛所未能盡舉也蓋虜勢日益猖獗戰士不解甲而臥而有田安得耕且作種器具從何給即能盡給乘閒而耕不過苟免虜馬一久之孫耳故極邊屯田似未可盡舉自屯田廢而上解金錢于邊徼下朘腹以戰守財用盡歸于武弁衙蠹此輩非所謂忠節者也中能者必兩病矣竊恐遠慮者將何策以籌之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必偽物侮人命椎碎之因以上聞上嘉歎美其有四善焉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孝孺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南府有異政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一日十行俱下積寸為丈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顧慕之志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未悅文藝恒以明王道為己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朱程復出嘗卧病絕糧家人虞之泰然洪武十五年以吳沈薦召見上喜其舉動端整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璽芝甘露
論　上舜丙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
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足矣孝孺歸
杜門著述若將終身至是復徵至　上方重賞罰以
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
非用孝孺時乃除是職

疏鑿溧陽銀墅東壩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膙胎壩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萬九千七百人崇山侯李新督其工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婿戶部趙勉
夫婦坐法皆素失教誨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
免官○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効俄有赤腳
僧詣闕下云天眼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覩其藥二一曰

溫涼藥二斤、一曰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汁之沉香酒以服、 上服在未時至酉末遍體抽掣藥之効也、其藥味香若菖蒲而醱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强

史臣楨曰、仙藥神丹、世亦有之、卒無所考、即周顛仙進藥事、最奇、最驗、秦皇漢武求不死之藥、下海上而卒不得、 聖祖不求而自獻于金門、豈非為一身長久計者、天固勤之為 聖躬造福者、神自效其靈耶

西定侯沐英卒于雲南、英聞皇太子薨、號慟不輟、遂至失聲、飲食為少、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贈三代皆王爵

英為人寬弘、沉著、識明、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貴不驕、凡得上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修惠政、剔姦蠹、興學校、浚水利、通鹽井、來商旅、墾

田至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饒足，恩威並施，教化大
行，雲南遂爲樂土。按雲南在前代皆爲羈縻異域，
至我朝，乃聲教覃敷，文物蔚然，與中土埒，固我
太祖天威神算之所致，而傅穎公沐黔寧二臣之績
亦不可誣也。黔寧四子皆才，長春襲西平侯，嗣鎮雲
南，沉勇有父風，屢討平蠻寇，洪武末卒，次晟仍襲西
平侯，永樂中以平交阯功進封黔國公，卒追封定遠
王，次昂任都督，亦嘗總兵鎮守雲南，次昕尚公主，授
附馬都尉。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
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
九歲，無所依。上得之，養以爲子。既長，出入侍左右，
屢從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帥師
征越巂，還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學，溫恭謙
讓，撫綏士卒，賑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
一室，蕭然如韋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資云。

東莞何迪作亂，廣東指揮使司遣平擊之，送京伏誅。○

軍士亦能上書言事國初言路之開可知言事而即授以官聖祖納諫之誠又可知

誅以藍玉林逆者六條

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考入覲官員治行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爲天下第一賜璽書以勞之曰㝡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海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厥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晉王統山西河兵出塞捕虜○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殺凉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按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很愎不學恃功橫暴莊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

一言殺身，徽之謂也。大傷元氣。

民訴之御史，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北虜喜峯關，關吏以夜不即納，毀門而入。上聞之怒，命有許其陰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爲意，每侍上宴，容止悖傲，總兵在外，擅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迨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玉不喜，曰：吾功不得爲太師乎？及奏事，上不允，玉退曰：疑我矣。遂爲逆謀。錦衣衛指揮蔣獻上告，擒訊。上集羣臣廷訊，玉與蔣轉展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時寉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舳艫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并翰林典籍孫蕡等數百十家，皆坐逆黨，凡戮數萬人。高汝拭曰：徽同于甘殘忍，用法好刻，嘗陷李善長，竟坐死。惡解縉爲王國用草疏救善長，并中縉危法。懿文太子嘗因錄囚欲有所出，徽輒文附重法，且密言于上。上謂太子妄有縱舍，太子爲囚白。上執先人言，謂太子曰：爾所言者，情也；徽所持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爲本。上不悅曰：待汝做皇帝自爲之。太子懼，因感疾卒。謂建文君曰：詹徽殺我。及建文爲皇太孫，監徽錄藍獄，徽鞫玉，恐相株連，故促殺

王。上聞之、命併鞫厥、既服、大孫令先斲厥手足、殺于市。人皆以爲天道之報云。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册以著成法、恐後之莅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爲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尋爲尚書。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

指內帑以糴粟

汲長孺矯詔方料開倉發粟濟法遠不及我明矣

其服舍器用僭侈踰越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三月　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餓死者多矣爾戶部卽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遠慮深憂

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五月陜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隷籍爲民

六月郁新茹常嚴震直爲戶兵工部尚書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勑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令

自推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子

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用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覈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執親喪哀毁三年不御酒肉家畜牝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僮施廢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甚多至是尚書嚴震直進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具名上考驗眡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即訊量罰降爵重者奪爵爲庶人不用刑

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斂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
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
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勑書勞勉之○頒大成樂器
于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
十月徙封岷莊王于雲南
十一月封皇子穗為谷王以劉璟為谷府長史提督調
燕代肅遼慶寧六府事○擢秦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
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為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
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謂之

重直言於

頒永鑑錄

頒世臣總錄

日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佼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示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虐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勅建壽廷矦關羽廟于鷄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饑煖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

豈非之室
勞心民耶

況外一有
所偏其失
已多況聲
色二者之
交攻耶

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月都督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阻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

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寧人○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卻安南朝貢○詔免孝子鄭安童軍役

按安童永州祁陽縣人父玄成定遼已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上書自陳上憐之復其身

六月　上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

既憂辟　聖此非肅　一階

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與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八月遣監生人才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

時海內太平　上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外令民設酒肆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故有是詔

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

大孝以中正爲主詭異之爲聖朝必不賞也

惟祀可以致其太甚

愈乃禱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兒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于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臥氷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

聽其所爲不在旌表直得其体

寰宇通志法

爲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死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冰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寰宇通志書成

按此書分爲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逾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至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爲驛七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勑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

如有知是敎中事者

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廁
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
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
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
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堪之典
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
遂致改其法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
少遭亂離賴　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
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元弊政至于開導後世復爲
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耳禮部其以朕

民心子怙
而得其所

傅友德卒
王弼卒

祖訓頒天下諸司。俾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
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鳳陽府
泗州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
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賫
勅往勞。索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陛辭。請
歸喪母而後任。詔許之。○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
宋晟、劉真率兵討之。○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十二月。定遠侯王弼卒○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死○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

黄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安南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　上諭禮部曰安南篡弑不許朝貢有司不先請命而擅納其使亟遣責之仍却其貢之不受○以翰林院修撰任亨太

爲禮部尚書○詔刊行韵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字義音切未盡命翰林將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末黄公紹韵會重加較正三吾曰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書進　上覽賜名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高汝栻曰四聲而後韻書始于沈約類譜唐人詩賦設科如尊用之稱禮部韻略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多所增省信者益寡若黄公紹元人韻會所引有篆古韻目今生爲明人自應遵洪武正韻不則宗四詩古韻叅洪武正韻　高皇帝所御製當時受詔作者十有一人質成者四人凡六易艸藁爲七十六韻二十六卷天下學士大夫如奉典律三百年間大率用之朝廷故事他所祖構猶墨守類譜何居夫吾律詩用禮部韻不獨試科應制其上下酬酢答贈皆如之宋元亦然今洪武正韻禮部韻也頒不從當世之禮部

謂而從前律夫爲下不偕所失寧在聲音也哉郭
明龍先生曰宋文憲謂聲韻莫備于四詩詩皆孔子
所刪合孔子勿之從而惟沈約之是信以爲大惑又
曰唐以後各有禮部韻唐人自遵唐韻若用黃公紹
韻會不幾更有而夏乎耶士大夫寧畔制不
忍負沈約亦獨何與林因偶編而併記及之
郭正域曰韻者六書中諧聲之學也不以意不以形
不以事而惟諧其聲古無韻書而其所用韻即十五
國風之詩地不同而聲同上自朝廟君臣下及閭閻
夫婦人不同而聲同六經及古歌謠曲調不同而聲
同今一一而諧之雖有出入蓋先王之世書既同文
而又遒行六岳考律同度與樂之官依永和聲夫樂
律聲音韻之本也同文則無異字和聲則無異音三
代而下俗字以增而方言各異南北平仄不齊胡越
近體詩惟宗唐韻而今所傳韻類即唐禮部韻也故
唐詩宗之入明文章家以古韻爲騷選中州韻爲詞
曲古韻有叶有轉中州韻以入爲平近體韻不可入
古古韻不可入絃管而詞韻不可入詩何多端也天
三百篇皆詩也皆曲也皆樂也古韻即管絃也則何
詩韻非詞韻乎近日支派愈多而聲音愈不可調矣

昔人譏柳子厚輩皆讀書不識字。今以韵學觀之奚以異是

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不許奔走于外交搆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剏菴堂若遊方問道自備路費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送有司問充軍不許私自削髮違者父母坐罪○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旨

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其于宗室諸子王尚有評卽曾泰二王律命之曰荒曰愍不以子故廢天下公故終高帝世文臣弗謚也武臣卽都督弗贈侯伯弗謚也至建文而侍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制嚴矣終 太宗

世文臣之得諡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諡僅文穆一人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于閣位于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諡廣然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不輕予故文臣之有榮歷也則瑕帚掩也文宗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廢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諡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諡也自　仁宗之憚愛女始也乳媼之有諡與孔媼之夫之有諡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諡也自　世宗始也諡而四字逞矣而使方士得之益逞矣當　世宗之季又得二字焉及文愍持秉則同列皆中諡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諡也繼而嚴氏持秉則其子為市焉非上所甚注倚者必賂而後得卽得之不慎不上諡及身以罪黨削奪諡也夫諡者人主之春秋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際之而奈何為大臣修怨買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末故事遇大臣以諡請者俞旨則翰林之司纂者為議而定二諡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裹而取　上裁凡文臣二品以上及勛臣親公必諡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傅必諡諡兼美惡二品以

下自輿佐以逆厥儉有忠行改銜亦有諡諡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後勛臣若傅友德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唐鐸、胡儼、綱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效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恩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廖永忠耿炳文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廢職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鳥安劉吉汪鋐張瓚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謂與天下共除之操法于賞罰之外而勿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為河南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事、若無事則藏印于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　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太言各道印篆相類、乃　命改其制、守院印十

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煩劇每道印十餘皆五

高汝栻曰國初止有刷卷御史而無巡按等差是以憲綱獨載刷卷條式其云內而監察御史外而按察司則按察司權甚專重可徑舉刺迫後設巡按又設巡撫則舉刺不專行矣今各省按察司到任布政司首領及六房參見布政司官到任按察司首領六房吏則否猶有初設之意巡鹽巡茶巡馬提學清軍巡關御史皆稱欽差巡按則否蓋代巡也各道分巡僉事官五品其印直篆文與總司三品製同其餘司印文除玉筋篆外文皆九疊惟御史印八疊攢九孔可係之以行總兵印乃九顆柳葉篆云

太子太師潁國公傅友德暴卒

友德爲將英姿颯氣猛奪虎貔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鐵騎長驅橫騖千里威震湖南胡虜及蠻夷咸畏之

故能推陷廓清佐成一統之業論開國功者必以六王為首稱然以穎公之勳較之其猶在寧河東甌之上與開平岐陽比肩者乎卒以黨禍身既暴亡爵亦無襲今六王後咸復侯封而無人為穎公訟之者惜哉

立茶馬法

高汝栻曰番人以茶為命中國以茶易馬非徒資戰用且以制其死命也國初立金牌之制名曰差發馬所以尊朝廷體統最善也乃後番族日有變易金牌之制難行矣于是有輸年招易之規招易者即互市遺意然于體統已失頗自正德後禁給眾之令行抽分之法于是官商皆得易馬而番馬盡易于商茶矣夫抽分法開因官帑一時之匱暫為權宜之處耳乃至今循而不改何哉

定文武入朝次序

常朝鄉奏天門鼓動文武官各以次候之於棚下鼓止鐘鳴門啟文由左掖武由右掖分兩大班東西相

向立駕至立金臺上後一內使捧寶厲進鉅高聲云安定了靜上方坐定執靜鞭四人鳴三聲而退蓋取意四邊靜云鴻臚唱入班文武各照品級序立唱一拜三叩頭分班閣老翰林由東階上立金臺左下錦衣官由西階上立金臺右下給事中立階下之東鴻臚通政官立階下之西御史序班東西夾御道東南立鴻臚奏朝見謝辭官品門明諸朝見謝辭官在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外官退去京官仍進隨班立錦衣官傳收一聲許文武官皆散御史左右皆[illegible]而北立御史在前序班在後每班六員御史首班仍留其一待侍外政御史入繼立亦六云既定則鴻臚司奏通政司過通政司官過跪後唱引通政司人通政司官將吏戶禮兵工五部所下事宜奏序班引進奏人在後每奏先吏部以次其奏吏部等官亦以次趨進承旨各退三法司另有日奏是故不同各部也具奏事畢鴻臚傳呼六拜六科相向過嚴吏升奏云旨意題本簽光一日旨意俱列奏之以防壅蔽兵升奏云守衛官軍捐帖簽該山守衛姓名奏之以或職守也奏畢史科轉通兵科兵科轉遞接本內官舊制官中不將解鑰匙或它物投之紫禁城下以試守

衛嚴否、次早懸風給事中、引宿衛將軍、說所設物件
在後奏云、某日夜、某更、遞出鑰匙一把、引來奏、知十
物則稱宅物、其防計詳密、周慎、聯謀淺矣、鴻臚又唱
云、奏事、侍班御史、夾御路、直行三步、轉上御階、跪、劾
奏某官某事差錯、合當拏問、請 旨、如 旨命當駕
官則當駕官、承 旨、如 論三法司、則法司承 旨、
三法司凡有劾奏、亦已立階下伺候矣、百官無不肅
敬、鴻臚官復奏事畢、候 駕起方退、正所謂從來不
信叔孫禮、今日方知天
子尊是已、故詳紀之、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十 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十一

東莞 陳建 輯著　西湖高汝栻 訂

高與僖
其珍 正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能海子阿資猱獷竊縱殺掠累爲民害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出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得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

不能過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制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由是蠻夷震服

四月宋晟兵過溫脳江分兵爲三道遂至鎖兒口與虜戰大敗之斬獲千餘人又逐北路野人皆敗遁去乃旋師

宋晟鳳陽定遠人永樂三年封西寧侯

停造遼王宮室勑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必懷叛故往往

聖祖用心遠務故揣摩無不中歟

野蠶成繭

聖願廣大

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切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此其意必有深謀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倘不即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命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群臣表賀 上曰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爲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晟參議軍事兵

部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川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按趙宗壽土官趙貼堅之姪也洪武初貼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及其已故其妻乃與安置鄭國公常茂結爲婚姻誘合諸酋肆爲不道朝廷諭宗壽捕茂延緩俟命故興師問罪

貴州土官阿王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　上眷念之毎歲必一召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賚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賜緡鈔預爲塋葬之資至是卒　上嗟悼輟視朝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　太廟　上之初起兵也和爲滁陽王部曲率

先推戴聽命惟謹　上嘉歎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按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下不妄發言人馴附洽一詞不測行師校任本部即行下少頒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捷何況有為家翁腰姿自餘暮年皆資遺歸賞賜多惠鄉鄰父老及孤寡無告者給微助居丹徒祭葬元年遷燕府性慈其人校錄衣白只哥陛正千戶從揚緒趙榮使允剌選陞指揮僉事充參將延綏勇冠邊選害識勁才略敏捷知兵善談論能文詞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禾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　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岷王國于雲南

六月己丑御奉天門勑諭文武群臣勑曰朕自起兵至

聖祖賞其律令行之已久恭何犯者相繼出是出五刑律法以治天下民畏而不犯刑亂國用重典也又日作大誥以昭示民間使知所趨避有藏帶之制刑新用輕典此非逆于刑之經權

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卽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閒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

者不能

皇明祖訓成

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相

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詔免太平應天寧國鎮江廣德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　上自爲之序曰朕覩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

益宜至洪武末始定厥惟艱哉

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巳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部方誅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巳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胥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巳齊之蓋自平武昌巳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過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

詔詔自闢歷過來故出之有慿使前未事

心揣胥

聖主不可及與邇左此

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葢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損益。直至洪武末始定。恭誦 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緣此。爲戒遠矣。

更定親王歲祿萬石。幷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郡王

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鎭國將軍、食祿一千石、群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百石、玄孫授鎭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六世孫以五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食祿一百石、

按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一遇歲歉、常賦不足以供親王、而亦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繁盛、雖減半支給、常賦猶難、更數千百年、當盡釐廟堂之慮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高汝栻曰國朝分封諸王體統甚重其後番衍族屬益號又以祿糧支給仰哺有司于是禮制日以衰薄耳

冬十月冊馬氏爲　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鉄黃嗣嵌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藤峽江南巖蓮花寨等處徭賊擒戮其叛酋陸先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命秦王將兵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

禮制集要成

洪武志書成

全祖備典心心同符升修御輔成文千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闡之愈益警醒○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爲吏部尚書○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業朕恐未然何遽言至治○權韓觀都督同知賜第京師○選才問右以浦江鄭沂爲禮部尚書鄭榦

洪武所謂凡民正人既富方穀亦用人之一道

思聰可謂不辱君命

爲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浙州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珍擢戶部員外郎珍受官歸祿上器重之如丘顯湯行之屬皆大用

詔緬國王罷兵解爭緬人聽命復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齎詔諭思倫等倫等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刀幹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等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爲饋思聰爲書諭卻之以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寶者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敢爲侵擾斯可以明忠君之心思倫等

大喜邀思聰等設宴爲樂率其和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上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禮部尚書任亨泰奉使安南私市蠻人僕事覺降爲監察御史

三月寧王權奏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于道上言胡兵往來恐有寇盜之患　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墮其計于是勅燕王選精卒壯馬抵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示胡兵所在隨宜勦撃燕王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

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領與戰敗之遂班師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罷莽大夫楊雄從先是行人司副行人楊砥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于世教若漢楊雄皆仕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及時改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 上從其言

砥後陞湖廣左參議庚辰間以言事謫遼陽 成祖即位起鴻臚卿昔宋文天祥榜有劉巳者失身降元議者謂如以羔蜆轉合蘇香也砥不忠於所事而爲鴻臚卿則能詆楊雄而於巳背焉豈非工訶古人而敢於恕巳者乎

八月頒表箋文武式于天下。前是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麗，上厭之，乃命劉三吾、王俊華等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人皆便之。

高汝栻曰：昔象山人蔣景高，元末遺儒，附仕本學教諭，撰表箋禍，斬于市，斯禍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開科取士，衡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謂之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勳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譏訕，初不知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至是頒有成式，則人心安而不測之禍消矣。

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稅。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

精至之言自能感動

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務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墮淚者

十月甲寅晦皇曾孫文奎生太孫允炆長子也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須稽古定制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爲書名曰稽古定制須行天下以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

聖祖厚以
古人期望
臣子寔忘
負之

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郡李絳之徒
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
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〇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
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
蠻夷

十二月攻破瀾水尅宗那革買毋龍等關寨斬首三千
餘級俘二千餘人成有勇畧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剿
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慴服

按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
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顧成二人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人官初彥誠與秀東知縣鄒

斂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之費

丁巳洪武三十年

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巡西北以備胡寇既而漢沔盜高福興等爲亂役詔耿炳郭英討平之

諭川陝守邊衛所嚴禁私茶出境之禁○白虹亘天貫日○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稻爲考試官取泰和宋宗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

子無預者、

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䢿爲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蕭揖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稍愛其所屬、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稍及司憲爲藍黨、餘皆胡黨、惟戴彝不與焉、招有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頒爲政錄要

古川上婆洞蠻作亂

吳德非孚

六月朔殿試再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爲第一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晋二王於何地忤 旨降爲博士三吾復學士易儲事竟寢考 文皇帝封建詔亦稱 皇考嘗欲立朕爲嗣則知 聖祖果有此意矣但 聖子秦晋二王而不果爾迨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 聖祖臨亦長駕使更待一二年在位其立 文皇爲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胡運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頒爲政錄要十有三條其事載文武官爵體統及僉書參贊次第軍士月給糧餘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守禦千户吳德鎮撫井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

德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平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德井平臨難捐身因忠斷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德爲指揮僉事平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卻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 上善思恭有守遂陞

卻金廉矣不言其人更厚

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夜有星大如鷄子自天廚入紫微垣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乃勑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陜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橫擾藩閫皆阿順不違倫令陜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

覆人之道無以踰此

車載茶渡河洲、偷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史某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帝女安慶公主、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家其福、

七月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為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為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

於修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

〇勑楚王湘王率其軍築銅鼓城

八月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

九月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其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鳴鼓皆會出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

相賜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停遼東海運

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纓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渺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于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

難々乎不與也憫々乎如湯也合舜禹湯文武爲一人矣

朕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群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王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平緬鑾

平緬才幹孟叛

才幹孟叛逐宣慰司思倫發、倫發奔至京師、　上憫之、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為左將軍、徐凱為右將軍、討之、　上諭之曰、強臣為亂、勢不自容、奔走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送爾至雲南、與西平侯且駐兵江上、先遣腹心之人往國中諭爾還國之意、以觀向背、且立衛騰術以覘其勢、若威遠幹巳、朝廷他郡亦皆聽命、則才幹孟反逆之威自消矣、于是以兵送思倫發于金齒、使人諭才幹孟、幹孟請入貢而陰實拒命、春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酋

刁名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竿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甚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蹦寨下揚塵以警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衆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事聞朝廷以其誕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令伺變以討之春後病卒刁幹孟竟不降而何福率兵往討竟擒刁幹孟以歸思倫發始得還平緬是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尾寨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

賈哈剌既土酋也以土師兒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千木尾寨其地險峻

三面峭絕下臨大江山巷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逕僅可通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遂爲所拒不得進及是凱等至斷其汲道以困之寇不得水日就窮促凱督將士直抵其巢而攻之就擒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曹國公李景隆還自京師先是景隆奉詔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令各番酋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五千五百餘疋回京分給京衛騎士○廣西右參將劉真克平猺賊遂定奉議南丹等因遷州縣衛所及指揮使司○春以齊泰爲兵部尚書

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府鄉試第一得受知于上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于天擇凡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

恭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國糾察出相中手叫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

三月晉王㭎薨諡曰恭○勅遣邊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遼寧谷王出兵北平禦虜以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燕王武定侯郭英副總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置成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椿州宣慰司茶倉三所收貯茶課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戴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修初仕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　太祖崩　太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闕　太孫宣

史帝代者五漠一推美狄以收諸夏之歷的服以一天下三威勝國而鋒號不矣四朝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洞訓而

太祖誇哭閘勞元禮餉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贊詠賜元禮

閏五月乙酉上崩於西宮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凌夷豪傑並起大者竊號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爲殘虐糜敝生民天下大亂極矣　上在民間惻然傷之已而爲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兵即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安輯爲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十餘年間盪滌群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稽考古文制禮作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

上勤不懈晝無退朝暇延接儒論逮于侍詔命令撰筆立就思混千言命侍臣立揖下擬觚投

註洪範敘九疇擺黜異論表章經術正百神之號嚴祭祀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慎賞罰撫四夷海外遠方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冰壤東西際日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昧爽臨朝日旰忘餐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覽斥侈靡絕遊幸却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身爲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勑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詔法萬世謹宮壺之政嚴宦寺之防杜

詞皆淵雅
高簡出經
入史非天
縱之聖曷
克能此

國初馭下
多從重典
凡官吏稍
有贓罪據
即未發而
悉疏誅戮
若果有異
政朝下獄
而夕朱紫

外戚之禍。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於禮先
代。罷獻俘。尊高年。孝弟。勵農桑。謫逋負。宥死刑。焚獄具。
旌廉能。黜貪酷。摧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是
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海內殷富。
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
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亳衆。武王代
商。爰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尚藉亭長。挾縱徒集
所附。 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
載。未之有也。於戲。盛哉。况生而神明。屢有異徵。日竟天
質。厚采龍姿。聲如洪鍾。奇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

老以有位
而良百職
歷年

生江淮按讖宗之竟不能得益天啓 大明隆盛之運實生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哉在位三十一年升遐之日天下哀慕如喪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尊謚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廟號太祖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皇太孫即皇帝位

○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皇太孫治喪禮哀毀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做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廡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洒埽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直不飲勺水夜不就枕藉先是

孝子不忍
亡其親之
意

為人子者乞不法如此

沃孝至仁

遺詔止諸王臨葬太祖神明處此必非聖所見而欲也

太祖不豫，多暴怒，遣戮者甚衆。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業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嗽唾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當深更夜分，侍衛睏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鮮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于純孝，舉嗚咽然有至德之思焉。

靖難錄謚稱太孫奉太祖璽與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是日，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偪，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愁。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齎勅勒使還國。

太祖建都金陵去邊有遠者踰六七十里此暫時出
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閫中提
兵防禦地大權重多以驕僭洪武中葉居升應詔陳
言極論分封太侈 太祖大怒繫死獄中後無敢復
言者太孫既即位曲加恩禮黃子澄及兵部尚書齊
泰議欲稍削其權諸王遂與中朝決相疑貳○朱鷺
曰止 諸王臨葬許無失于此者上下從茲隙矣父
子天性哀痛至情以背棄之日而弗克躬臨其葬其
誰能忍之不勝忿忿生心固然曷足怪乎○又曰難
端見矣遺詔先之也父兄不奔喪其何以令勒符勤
歸重猜疑耳曷鑒乎若詔書未至而 文
皇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
詔行三年喪 有司執例以請 上出諭曰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
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
社生靈為重惡得狥庶人之節况遺詔在乎復傳諭曰

村莊子耿笑冬無歎學古道方帝之明與梓慎聖德贊成諸公

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際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衆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経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其以為安乎群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

以綫替官
正替正李

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

皇太后太常卿呂本女　文皇入金川時遣人迓太后至邸不得已起兵之故大后未還宮火起依徐王允熈居焉亡何還居

太子陵不知所終

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

朱鷺曰撫世馭民代有機局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需至治是失局也　建文帝志切養民而所爲多晟丙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并衛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勛措宮門殿門名週日新緣

啓處不明
不餘辭責

以于戈陸傳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傳曰
琴瑟不調甚者乃解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不甚乎而
衆此紛紛乎是
正學之過也

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
本部右侍郎○命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　預
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

按蹇義巴人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奏事稱旨　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
建文帝即位　太祖欲用義起歷吏部右侍郎原
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受戶部主事
有劉郎中爲忌欲陷之　太祖并劉郎中于市建
文即位逾月即歷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受顧命
輔　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泰欲削之
意密諮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敗間我也黃子澄
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
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

蹇忠定同
初名臣也
史稱其偽
吏部與與
浮沉故王
詩以前費
之

建文爲皇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　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洪武中以父故謫戍鎮南會赦貧不能歸依黃偁黃姓已而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知縣　上即位以文學廉幹知徽州府元年擢循良賞是冬祖母郭卒承重徵父老走京乞留優詔終喪不許勉涖郡即葬郭徽之北山時時哭墓下徽人名爲太守山後姓陳除其弟彥回戍籍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　太祖先命也

按昔廷臣薦孝孺徵至　太祖見之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故有是命

貫心貫行

有滇南慟哭記行世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按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以薦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 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 太祖心尋以詿誤免官與教滇南王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獠豎皆知向慕 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頒老堂三字及琴几玉舄各一倫上表辭歸紳先翰林待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卒紳家貧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儼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家窮其指歸宋濂一見異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壟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乃死所哀慕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拱等薦之遂有是擢

景隆行徑勿比齊黃牽繫耳目乃復使身征于

廢周王橚爲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及其世子闔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

燕王簡壯士爲護衛

朱鷺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無扳微。處之要自有道。太上默銷之。賈誼之眾建。主父偃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辟。不可過也。跡周王已事。第不能發蔽就慎于法。叛謀未布聞也。重以貪夫恣索。蹤坐不原還一王而諸王心戰。又可禁乎。相繼告變。雄履

龍爭。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大抵齊黃意躁于削國，而意不能遠；正學志迂于泝古，而曰不見近。人事實錯枳，可謂盡天意耶。

天之所遣，何論人心。語帶叛亂。

心在帝室，可謂純臣。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勿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恭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讖圖大事必成。　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爲軍師。　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　燕王至親，而心在　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

同謀圖燕

道衍長洲姚廣孝也初祝髮爲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師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眞嘗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譙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揺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任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　燕王召見問日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進對日曾會郎問櫟出太平錢五啓王自祝連懈之呪王日殿下將無仰皇帝乎　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竦然而退他日寶告之道衍進言輙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叅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邂珙珙相之日窄磬脾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宅月劉秉衛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貧　王亦聞珙名託以句連軍丁召珙至燕使人與飲于酒肆　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　王前占

其為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于道衍僧舍世傳二語云靖難案相于嵩山佛寺識真王于民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蓋王甚重之道衍特或誤爾汝　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于道衍云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衣束帶歸省親

祭酒程師周言諸生不所不使知大本甚有五年不歸省者今歸省孝養他日出仕庶諳忠君故賜歸士林相矜以為太平盛事

召王景彰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張紞為吏部尚書

按王景彰名景字以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諭歷參政謫雲南　上召入與修　高廟實錄○張紞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累官至雲南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簡記公牘上下與儀經費推度悉能

張紱有根

裁定與民乎悅遠邇莫安及召爲吏部尚書瀛人如
失父母時朝廷更化旁求隱逸目就闕下悉委紱試
就識見精明擢拜拔滯登才
授任士大夫有彈冠之慶焉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人
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欲授教職時年三十六
未仕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
書張紱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
院

平百夷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廸爲禮部尚書
○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命何福爲征虜
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爲副平之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雲南總兵

程濟有許術不能何言之巧中耶

西平侯沐春卒，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
京。○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
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
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部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
帥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大
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
駐常德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
晟、韓觀有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論前

監察御史解縉為河南衛吏先是　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趨赴臨有司劾其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遂謫河州○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　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曰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　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益

以德代虐雖是根本然居廷圖

也、帝領之、乃擢用昺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爲之計○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爲不靖、方孝孺請以德化導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以王鈍爲戶部尚書召鄭賜于安東、起鄭徙中爲工部尚書、黃福爲右侍郎○封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召宋懌還京、以爲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爲監察御史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爲翰林修撰、叔英黃巖人篤志立學、洪武中徵至京師、辭還鄉、二十年薦爲仙居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

務大通達
酌時之論

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愼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

勇于受諫、且須行天下悅乎揭日月而行

深有補于時云○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務今乃日晏臨朝群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須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勸于超事也○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懈母卒廬墓三年于洪

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愼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尋謫戍貴州帝即位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巍上書論時政其畧謂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楚湘齊兗楚湘子弟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遼谷代慶肅等府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又曰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

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

大廟削其地而屈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未逾年北平兵起○召翰林學士宋濂孫懌爲翰林待詔

上如郊壇以明年將有事于南郊故特至省牲滌器嚴勅百官○吏部尚書茹瑺有罪免瑺居位日久多私親暱是月保舉人材皆非其人且有贓跡右都御史暴昭劾奏瑺貪鄙奉職無狀黃子澄亦議瑺有心計而無典術不宜居宰衡統百官遂令致仕瑺以此怨二人○十二月召齊王榑歸京師時齊王有異謀爲其下所告命

之入覲赦不罪惟拘留之○召韓宜可爲右副都御史

宜可初爲山西布政使坐累謫雲南爲人敦厚高潔持志廉慎時齊黃建議削奪諸王宜可言其當從寬大容加防範勿遽誅討後竟績事人知其爲老成持重之言未久宜可卒

皇明法傳全錄十一 終